

一年前的12月5日,我国乐坛上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音乐家王基笑先生在他的家乡沈阳去世了。先生走前半个月已反复昏迷无法正常进食了,却一直

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从部队文艺团体转业到河南省文工团(河南省豫剧三团前身),从此投入到豫剧继承、改革、发展、创新的行列。

他在收集、学习、研究、继承豫剧及其他音乐艺术形式优秀传统、革新创新的形式中摸索前进,将现代创作思维、作曲技法与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改变了戏曲音乐长期以“类型性套用”为主的创作方法



王基笑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照片

魂归鸭绿江,丰碑在河南

写在王基笑先生逝世周年之际

王玉盟

板式,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豫剧女腔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段,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豫剧男声唱腔问题,至今这些新板式被广泛使用在豫剧音乐创作中。

基笑先生在戏曲中最早运用了音乐主题的创作与贯穿,使戏曲音乐有了整体布局,他善于在创作中充分调动板腔体音乐旋律的主导地位,因此审美取向非常贴近中国观众,尤其是中原地区的观众。

豫剧《朝阳沟》产生于1958年,但我们今天熟知的《朝阳沟》绝非当年“大跃进”的“原生态”。《朝阳沟》音乐历经改革创新,尤其是1963年拍摄电影《朝阳沟》,经历了长达数月的专业创作过程。

小段都能成为“流行唱段”的奇迹呢?它显示出曲作者高超的把握全剧主题思想的能力和把握音乐材料整体结构的作曲手段。既继承了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构思维,又不拘泥于传统戏曲艺术的

表述方式,很好地保持了声腔艺术的地方特色,达到与传统美学意境、特色韵味的有机统一,达到了既有风格,又有个性。

王基笑先生的戏曲音乐专著《豫剧音乐概论》开创了用现代作曲理论研究、中西音乐文化比较方法,解释中国戏曲音乐的成功范例。这部专著奠定了河南戏曲大省的戏曲音乐理论基石,不仅被选为国家艺术院校的正式教材,还为国内外音乐、戏剧人研究、学习中国戏曲音乐,提供了极为直观的比较研究方法。

先生一生创作有各类音乐作品400余部(首),由他领导的豫剧音乐改革、创新,推动了《朝阳沟》《刘胡兰》《李双双》《小二黑结婚》《红果,红了》等一大批当代豫剧艺术经典的产生,其代表作豫剧《朝阳沟》音乐,在新中国戏曲现代戏音乐改革中被树为典范,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

先生还先后为《红雨》、《少林童子功》等十八部电影,《嗷嗷情话》、《包公》、《赵匡胤》等百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百余部(集)广播剧作曲。其中电影《红雨》音乐及主题歌成为当时中国老百姓“最为流行的音乐和歌曲”之一。

王基笑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位成功运用现代作曲理论和中西音乐比较方法阐述中国戏曲(豫剧)音乐艺术规律而获得国家奖励的音乐家,同时还是国内最早运用戏曲音乐元素、结构特点创作出戏歌这一全新音乐样式的作曲家,尤其是他的《沁园春·雪》,从题材的选择到艺术处理、意境的酝酿,都赋予了作品博大、悠远、绵长而润泽的特征,问世数十年来,一直被作为中国音乐创作、演唱、声乐教学领域的经典被广为选用和传唱。

王基笑先生祖籍山东青岛,出生于辽宁丹东,成长于沈阳,1948年他放弃上东北大学而加入了中国

著名音乐家王基笑同志辞世一周年了。这位热爱人民并对人民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我国音乐界享有崇高声誉、被授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和怀念,永远活在喜爱他的观众心中。而他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待人的热情诚恳、执著的事业追求、精湛的艺术造诣、累累的专业成果,一件件、一桩桩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这些曾长期与他共事的同行心中。

1969年春,河南省文艺界迎来了一大批来自北京、西安、天津等地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我们夫妇俩被安排到省豫剧团音乐创作组工作,基笑老师是组长。他高兴地拿出了他写给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的要人报告给我们看,并语重心长地说:“豫剧是有观众影响的大剧种,音乐又好听,钻进去就会入迷的。”

在讲述自己从部队到地方的生活经历时,他那动情的音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毕业生能够坚持在豫剧界工作到退休的外动力吧。

他在给我们讲述关于学习豫剧传统唱腔和河南民间音乐时,强调先要学习讲好河南话,掌握好河南语言的特色。他说要向梁思晖学习,广东人搞豫剧不容易,梁思晖是戏界最早的大学生,对豫剧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很有成绩,更不容易。在基笑老师和音乐组其他老师的具体帮助、指点下,我俩深入参与到创作每一部新剧目的具体实践中,从读剧本、分角色、对台词、写唱腔、搞配器、练乐、生活排练、对调、响排、连排、三结合、彩排到正式演出,每一环节都使我俩获得了艺术的积累。基笑特别强调了搞好场景音乐的准确性,为了使唱腔的配器获得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一定要到演员的排练现场,学习导演对整出戏的全局把握和对人物情感、剧情细节的具体处理和节奏要求。当我们的工

作逐渐得到了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肯定、赞扬后,基笑老师就及时鼓励并又提出更高的希望和要求。

在参加创作和移植“样板戏”工作中,基笑是集体创作的组织者、领导者、执笔者,大家分工把关,各负其责,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民主而富有朝气。在通唱每一部戏时,他充分调动大家的情绪,充分听取每一位创作者的具体意见,我们从配器的角度提出的建议他也都能够认真叫大家分析、讨论并吸取。那一时期愉快的创作、和谐的氛围,使我们至今不能忘怀。基笑老师在工作中显示出来的创作才能、组织才能、领导才能一直感染着我们,他那激情的表露、理性的思考,都建立在雄厚娴熟的传统音乐基础之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与他一起合作过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在排练场上、重大音乐活动中的动人情采。记得由他组织编导创作参加全国杂技比赛节目的音乐时,他用河南二夹弦音乐素材写的顶端音乐在排练现场即赢得全体演员的喝彩;记得在创作排练《刘胡兰》时,他多次泪洒排练现场;记得在洛阳组织全国性的戏曲音乐研讨会上,他忙而不乱、思维敏捷,他对全国戏曲音乐建设性的发言,使到会者振奋,而获得赞誉;记得在组织艺术集成志书编辑部时,他到处筹资,四处奔波,呕心沥血。

基笑老师是东北人,他为音乐事业奋斗了终生,在豫剧音乐的建设上闯出了一条路,带起了一帮人,培养了许多许多的学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好作品。他在豫剧音乐改革、创作方面的成功实践推动了一大批当代豫剧艺术经典的产生,他所领导的豫剧音乐变革与发展,在新中国戏曲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基笑同志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们永远的良师益友

王玉盟 唐春生



夕照(水粉画) 高复兴

郑地风物

郑州 缨毛

王瑞明

郑州缨毛,旧时是行销省外的戏剧传统用品。

民国年间,随着戏剧的繁荣,所需要的缨毛产品走俏市场,农村牲畜佩戴缨毛,兴起了装饰牲畜之风。郑州市场上出现了生产所需缨毛产品的行业。

据业内老师傅们说:当年,郑州缨毛分为四类:一是戏剧用的满须、三须、扣口、一条龙、大小人字、八字吊打、四喜吊打等几十个花色。这些产品具有玲珑、活泼、大方、美观,吹起轻,又不隔音的特点。特别是满须、三须等,富有弹性,带有水色波纹;二是枪缨子,有方天、青龙刀等十多个品种,主要用于装饰戏剧刀枪,具有美观、轻松、不缠枪杆等特点;三是用马尾制的多种拂尘,有长而洁白的特色,最长者达3尺多;四是牲畜戴的圆缨、扁缨,提胸缨、膀胱等四种,另外还有缨毛狮子甩须、网子、发须等。

郑州缨毛选用当地的马尾、牛尾或从大西北购进牦牛尾作原料,经过择、洗、打配、梳毛、捻股等工序。制作时要求技术精湛,其主要工序如胡须、红缨等产品均由技术熟练的老师傅操作,这些师傅多由祖传,并从小学习,有丰富的经验,如打配,是把混合的尾毛区分其老牛毛和小牛毛、

尾毛、膀胱毛和肚毛等,并按长短,整理成一尺八至二尺、二尺二寸以上等规格,再按不同规格,逐根、有倒有顺扎成胡须,层层查验后,投入市场。

人们看戏,欣赏的固然是演员的表演艺术,但演员的服装胡须也是很重要的艺术品。演员如果没有胡须就不可想象。旧时,郑州缨毛行业有4家,其中兰州人白鸿祥在钱塘里路南开的“茂祥号”戏剧用具店,规模大,品种多,所生产的胡须、拂尘、缨毛用品做工精细,闻名遐迩。凡来郑州演出的剧团,没有不买郑州戏剧缨毛胡须的。据“茂祥号”店员刘凤楼说,豫剧名角周海水等常来店人购买胡须、拂尘等。周海水先生说观众在评价演员表演时,往往伴有对胡须的赞美,称赞佩戴的郑州缨毛胡须是“一种艺术享受”。

解放后,几家个体缨毛劳动者联合组成的缨毛戏具生产合作社,全部生产缨毛戏胡子。1957年组建宏伦戏衣店,除生产缨毛、胡须外,还扩大生产戏衣、刀枪道具,后转入戏装道具商店。上世纪80年代,位于福寿街的戏装道具商店,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已消失不见踪影了。



如此认真 宋亚平

在现实生活中能请影视

到一个可心的保姆还真不容易,电视剧《保姆》,估计很多人看了都能产生共鸣。

像“小陶虹”那样模样好、心眼儿好、干活勤快麻利的保姆哪里找啊!可有的雇主就是那么挑剔,比如“奚美娟”。这位坐在一把椅子上的雇主,接二连三地换保姆,闹到最后,保姆们一听说她是她家,都敬而远之。刚刚闯入保姆市场的小陶虹,不了解情况,懵懵懂懂就走进了“奚美娟”家,到了她家,就先把她来了个苛刻的“八大纪律”。看着奚美娟捂着轮椅跟出跟进地监视着“小陶虹”,场外的我都气得要拍案而起!

可爱的《保姆》

德珠

有受气的保姆,当然也有行为不检点的保姆。比如那个叫陶燕子的小保姆。别看年龄小,心眼儿可不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趁主人不在,偷喝牛奶,偷吃东西,欺负老人,居然还趁女主人出国,偷了男主人!让人也是恨得牙痒痒。生活天天发生,故事各有不同。保姆和雇主就像矛盾和盾,既和谐又对立,又充满矛盾。双方在生活的这口大锅里,互相纠缠在一起,咕嘟咕嘟地烫出一道又一道油光瓦亮的麻辣烫。

《保姆》鲜活生动的事例,引起观众的共鸣,真没辜负导演刘新的台上下工夫。刘导演为了做到真正反映生活,采访了若干保姆,并收集了诸多与保姆相关的剪报等资料,这些资料叠起来比剧本都厚。《保姆》的可爱,再一次证明了一点,什么最动人?生活本身最动人,脱离生活去凭空捏造故事,是很难打动人的。

在本剧中,忍不住想赞一下奚美娟,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这位老戏骨,虽然从不曾漂亮过,可是塑造的角色总是入木三分,身上有种说不出的知性美,跟另一位演技派斯琴高娃身上的那种强悍和土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昨天,一听到妹妹柳珂也要离婚的那个刹那,柳珂就理解香茗了……她不想听任何辩解,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柳珂能收回她的决定,她不希望有一个离婚的妹妹。她被提拔为副书记之前兼任妇联主席,离婚的女人她见得多了。她嘴上强硬,心里还是不太敢面对现实——离婚的现实。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是陈全。柳珂盯着来电显示,在陈全即将撂下电话的时刻,才拿起了电话。陈全说:香茗说今晚要请我们吃饭。

柳珂说:知道了。陈全说:你能去吗?柳珂说:我去不去无所谓,你吃饱喝好就行呗!陈全说:那我下班就去接你和笑笑。柳珂冷笑了一下,心里说,下班?你有班可下吗?装什么装啊……柳珂嘴上说了声:好。陈全说:那你今晚回家住吗?柳珂说:你希望我回家住吗?陈全不吱声。柳珂说:问你呢!你希望我回家住吗?陈全和柳珂同时撂了电话。

柳珂的手心渗出了汗水,她攥紧了拳头,对着桌子啪地砸了下去。下了班的柳珂还没走出办公楼,就被死去的孙老科长的儿子拦住了。柳珂镇静地说: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晚上有要紧事!孙大——老孙头的大儿子绰号孙大,是远近闻名的痞子——孙大抢过柳珂的背包,歪头瞪眼地说:你他妈的是鸡啊,一到晚上就有要紧事儿!保安跑过来,被孙大一把推开了。孙大说:你他妈的要不给我爸偿命,我让你连鸡都做不成!柳珂就那么站着,随孙大骂。几个下班的同事经过,先是怔怔地听孙大骂。听了一会儿,又意识到只观众不做裁判有些不妥,就指责了孙大几句。

孙大对着那几个人撒泼道:你们少放屁!她姓柳的玩忽职守,半夜三更不知到哪儿遛骚去了,扔下老干部不管,你们不替老干部伸张正义,还替她说话!你们再敢放屁我就捅死你们!柳珂转身就往外走。

孙大一把拦住柳珂:你今天要是站着走出这个大门,明天我让你躺着回来!贾正良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贾正良向柳珂看去,柳珂故意低下头。贾正良对孙大摆了一下手,说:赶紧起来,有问题跟我反映,准为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孙大陪着笑脸站起来,说:有贾书记为小人做主,小人就放心了!柳珂一边开车往竹下料理走一边回忆贾正良的神情,一边回忆贾正良的神情一边思索……贾正良是多么喜欢看她被孙大纠缠的窘相啊。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武陵地区办事处是柳珂所在的城市中最有实力和实权的办事处,现在想想,无根无派的柳珂能从一个小学教员考到这里做公务员,实在是不可小觑啊。

当年,无根无派的柳珂顺利地考进了武陵地区办事处;如今,依然无根无派的柳珂又凭着她的无根无派被提拔成了副书记。柳珂的一帆风顺不定惹来多少人的嫉妒呢!刚才津津有味地看着她被孙大辱骂的那几个人就是平日里对她最不好的人。可是,他们有什么可嫉妒的啊。如果不是因为书记贾正良和主任于峰各自推举的候选人狗咬狗打到了组织部,也轮不到她柳珂提干啊。当干部就那么好吗?从当上科级那天起,她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孩子了。如果她也像香茗那样嫁了个大款老公,她才不稀罕这一官半职呢!唯一的安慰就是亲人们开心了,每个月发的十斤鸡蛋两箱大米把父母和妹妹打对得乐和和。可是,她心里的压抑又有谁能懂得?付出的代价又有谁能知晓?车水马龙的青年大街上,手握方向盘的柳珂深深地感慨着。柳珂哪里能想到有朝一日竟会开着自己的专车行走在大街上!当年怀着欢欣和笑笑的时候,快要生了还舍不得打车呢,走到哪里都是坐陈全的自行车。陈全拉着即将临盆的足足有一百五六斤重的柳珂顶着呼啸的北风往医院走,呼出的哈气把眉毛都染白了……她和陈全,是好过的,曾经很好很好……柳珂的脑袋里又开始放电影了。

连载

像百家讲坛这样的平台,任何一位学者“上课”都是偶然,“下课”都是必然。这儿不是高校专题课,你上了,就跑马占地,长期属于你。在百家讲坛,甭管哪位教授,甭管讲得多精彩,一个专题讲完就下课。阎老爷子讲袁崇焕叫“重返讲坛”。这次,百家讲坛安排若干主讲人讲经典。一人一集录完,就意味着除仍继续前边录节目者外,集体下课。电视跟某些男人的心理相似,喜新厌旧。百家讲坛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断从全国挑选新主讲,一轮又一轮新陈代谢。百家讲坛节目也会新旧更迭。

于丹和“之流”分道扬镳,各自打的,或回家,或回影视中心。我叹道:“我原以为于丹哪方神圣?原来是个小屁孩儿!”易中天说:“可不就是,皮实着呢!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这话说在小妮子身上靠谱。”我又叹道:“这小屁孩儿得到的疼爱太多,可别惯坏了!”易中天说:“那也得看是惯出什么毛病。如果挨骂就请客,我看挺好!”我说:“她既然好这一口,这回便宜她了。”易中天老奸巨猾地说:“着什么急,循序渐近嘛!”我问:“下回……?”易中天说:“嗯……怎么着也得鲍超陪!”

王立群的多味人生 人们常说“老实人吃亏”,这话不错,老实人经常会因为思虑不周,脑筋转得不够快,处事老实而吃亏。但说到底,最终不吃亏的,还是老步想法发给张长虹。长虹告诉我:王立群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一堂,我们觉得结合个人经历讲经典,这个思路很好。了解到王立群的多味人生,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王立群在河南大学以老实本分出名,踏踏实实上课,带研究生,本本分分做人,不跟人争名争利较长短。结果,整个文科中唯一拿到学校科研大奖的是他。王立群在百家讲坛与人为善,兢兢业业、老老实实讲好自己的专题,对制片人、总策划、编导、其他主讲人,真诚相待,充分尊重。结果,继个性张扬的易中天之后,成为年度主讲的主讲人,居然是他。

王立群不是中共党员,不是民主党派,也不是政坛定义的“无党派”,是所谓“布衣”,所谓“边缘化人物”,除了参加本单位的例行会议和学术会议,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因为在百家讲坛做了年度主讲,河南省委书记跑到家里探望,请到祭黄帝会上致词的,居然是他。王立群几十年如一日,枯坐书斋,读书,写字,教书,眼看要以此终老。忽如一夜春风来,乘百家讲坛之风,成了学术明星,成了畅销书作家,日程排得满满,天上飞来飞去,头像上了邮票。人们不禁怀疑:本来最不喜欢出头露面的老夫子,怎么现在到处出头露面的偏偏是他?王立群是山东人,山东有这样的俗语:“老天爷饿不死馋鸟儿”,“公道自在人心”。王立群是如何以“人心”换“公道”、一飞冲天的?孟子的夫子百家讲坛主讲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最佳手段是互发短信,我跟百家讲坛其他主讲人打交道,主要通过短信。回短信最快的是王立群和隋雨娟。王立群晚上手机关机,如果他没看到我晚上10点之后的短信,会在第二天一开手机,马上回信道歉。我有什么事需要找人商量,常找易中天。易中天聪明过人,点子特多。但易中天经常手机不开机,座机是录音。而找王立群商量,总是电话一打就通,短信一发就回。2007年因为要搞世界遗产纪念活动,百家讲坛项目组出个新招:请二十位主讲人讲经典。我是年初到北京时知道这事的。百家讲坛通知我准备一集“我读经典”,我就琢磨我讲什么内容?我把初学想法发给张长虹。长虹告诉我:王立群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一堂,我们觉得结合个人经历讲经典,这个思路很好。我回到济南,摸起电话找王立群,我对他说:听说讲经典曾出山下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本人属“温室里的花朵”,“文革”前就上大学毕业。如果要我讲经典,只能讲学习啦。只能讲跟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还有大家名家打交道的的事儿,要不,我讲讲《论语》“学而”的事儿?王立群立即说:“马姐”的经历正是“马姐”的财富。你这样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肯定能讲出味儿来!你讲你和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打交道的的事儿,这些事很新鲜,观众肯定乐意听!你就讲《论语》讲学习吧。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昨天,一听到妹妹柳珂也要离婚的那个刹那,柳珂就理解香茗了……她不想听任何辩解,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柳珂能收回她的决定,她不希望有一个离婚的妹妹。她被提拔为副书记之前兼任妇联主席,离婚的女人她见得多了。她嘴上强硬,心里还是不太敢面对现实——离婚的现实。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是陈全。柳珂盯着来电显示,在陈全即将撂下电话的时刻,才拿起了电话。陈全说:香茗说今晚要请我们吃饭。

柳珂说:知道了。陈全说:你能去吗?柳珂说:我去不去无所谓,你吃饱喝好就行呗!陈全说:那我下班就去接你和笑笑。柳珂冷笑了一下,心里说,下班?你有班可下吗?装什么装啊……柳珂嘴上说了声:好。陈全说:那你今晚回家住吗?柳珂说:你希望我回家住吗?陈全不吱声。柳珂说:问你呢!你希望我回家住吗?陈全和柳珂同时撂了电话。

柳珂的手心渗出了汗水,她攥紧了拳头,对着桌子啪地砸了下去。下了班的柳珂还没走出办公楼,就被死去的孙老科长的儿子拦住了。柳珂镇静地说: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我晚上有要紧事!孙大——老孙头的大儿子绰号孙大,是远近闻名的痞子——孙大抢过柳珂的背包,歪头瞪眼地说:你他妈的是鸡啊,一到晚上就有要紧事儿!保安跑过来,被孙大一把推开了。孙大说:你他妈的要不给我爸偿命,我让你连鸡都做不成!柳珂就那么站着,随孙大骂。几个下班的同事经过,先是怔怔地听孙大骂。听了一会儿,又意识到只观众不做裁判有些不妥,就指责了孙大几句。

孙大对着那几个人撒泼道:你们少放屁!她姓柳的玩忽职守,半夜三更不知到哪儿遛骚去了,扔下老干部不管,你们不替老干部伸张正义,还替她说话!你们再敢放屁我就捅死你们!柳珂转身就往外走。

孙大一把拦住柳珂:你今天要是站着走出这个大门,明天我让你躺着回来!贾正良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贾正良向柳珂看去,柳珂故意低下头。贾正良对孙大摆了一下手,说:赶紧起来,有问题跟我反映,准为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孙大陪着笑脸站起来,说:有贾书记为小人做主,小人就放心了!柳珂一边开车往竹下料理走一边回忆贾正良的神情,一边回忆贾正良的神情一边思索……贾正良是多么喜欢看她被孙大纠缠的窘相啊。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武陵地区办事处是柳珂所在的城市中最有实力和实权的办事处,现在想想,无根无派的柳珂能从一个小学教员考到这里做公务员,实在是不可小觑啊。

当年,无根无派的柳珂顺利地考进了武陵地区办事处;如今,依然无根无派的柳珂又凭着她的无根无派被提拔成了副书记。柳珂的一帆风顺不定惹来多少人的嫉妒呢!刚才津津有味地看着她被孙大辱骂的那几个人就是平日里对她最不好的人。可是,他们有什么可嫉妒的啊。如果不是因为书记贾正良和主任于峰各自推举的候选人狗咬狗打到了组织部,也轮不到她柳珂提干啊。当干部就那么好吗?从当上科级那天起,她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孩子了。如果她也像香茗那样嫁了个大款老公,她才不稀罕这一官半职呢!唯一的安慰就是亲人们开心了,每个月发的十斤鸡蛋两箱大米把父母和妹妹打对得乐和和。可是,她心里的压抑又有谁能懂得?付出的代价又有谁能知晓?车水马龙的青年大街上,手握方向盘的柳珂深深地感慨着。柳珂哪里能想到有朝一日竟会开着自己的专车行走在大街上!当年怀着欢欣和笑笑的时候,快要生了还舍不得打车呢,走到哪里都是坐陈全的自行车。陈全拉着即将临盆的足足有一百五六斤重的柳珂顶着呼啸的北风往医院走,呼出的哈气把眉毛都染白了……她和陈全,是好过的,曾经很好很好……柳珂的脑袋里又开始放电影了。



王立群的多味人生